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二

仁宗皇帝

修唐書

明道二年十□月丙寅崇文院纂唐遺事翰林學士承旨盛度請令官刊修唐書故也　慶曆五年五月乙未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判集賢院王堯臣翰林學士史館修撰張方平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判史官修撰余靖並同刊修唐書　閏五月庚子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兼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曾公亮宗正丞崇文院檢討兼天章閣侍講趙師民殿中丞集賢校理何中立校書郎宋敏求大理丞館閣校勘范鎮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邵必並為

編脩唐書官必以為史出衆手非是卒辭之　七年六月
庚戌命參知政事丁度提舉編脩唐書　皇祐元年六月
甲戌改命同刊修唐書翰林侍讀學士宋祁為刊修官
三年二月戊申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史
館修撰宋祁坐其子與張彥方遊出知亳州　三月乙卯
知亳州宋祁就州修唐書易史館修撰為集英殿修撰至
和元年七月甲子詔修唐書宋祁編修官范鎮等速上所
修唐書　八月戊申命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歐陽修
刊修唐書　二年十月庚戌翰林學士刊修唐書歐陽修
言自漢而下惟唐享國最久其間典章制度本朝多所參
用所修唐書新制最宜詳備然自武宗以下並無實錄以

傳記別說考正虛實尚慮闕略聞西京内中省寺留司御史臺及鑾和諸庫有唐朝至五代以來奏牒案簿尚存欲差編修官呂夏卿詣彼檢討從之　嘉祐四年六月戊戌翰林學士歐陽修等上所修唐書二百五十一卷刊修及編修官皆進秩或加職仍賜器幣有差

修國史

景德四年八月丁巳詔修太祖太宗正史宰臣王旦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王欽若陳堯叟參知政事趙安仁翰林學士晁迥楊億並修國史初景德二年畢士安卒時寇準止領集賢殿大學士旦以參知政事權領史館事及旦爲相雖未兼監修其領史職如故於是始正其名　大中祥

符四年七月國史院進所修太祖紀上錄紀中義例未當者二十餘條謂王旦王欽若等曰如以鐘鼓樓爲室漏窰務爲甄官蓋若直指其名恐宜改正之欽若曰此蓋晁迥楊億所修上曰御書參之即上曰朝廷撰集大典並當悉心務令廣備初無彼此之别也因詔每卷自今先奏草本編修官及同修史官其初修或再看官詳具載其名如有改正增益事件字數亦各於名下題出以考其勤惰焉九年二月丁亥監修國史王旦等上兩朝國史一百二十卷優詔答之 戊子加王旦守司徒修史官趙安仁晁迥陳彭年夏竦崔遵度並進爵賜物有差王欽若陳堯叟楊億嘗預修史亦賜之 天聖五年二月癸酉命參知政事呂

夷簡樞密副使夏竦修真宗國史翰林學士宋綬樞密直學士劉筠陳堯佐同修宰臣王曾提舉之故事宰臣自領監修國史王是以曾提舉乃降勑焉

會要云修兩朝國史時王旦未領監修故特授勑曾已監修而再授勑為提舉蓋一時之制也

九月甲寅以龍圖閣學士兼侍講馮元同修國史　十月酉監修國史王曾言唐史官吳兢於實錄正史外錄太宗與羣臣對問之語為正觀政要今欲採太祖太宗真宗實錄日歷時政記起居注其間史迹不入正史者別為一書與正史並行從之　七年三月壬午上謂監修國史王曾曰先朝美政甚多可諭史官詳載之　八年六月癸巳

監修國史呂夷簡等上新修國史於崇政殿初太祖太宗正史帝紀六志五十傳五十九凡一百二十卷至是修真宗史成增紀爲十志爲六十傳爲八十總百五十卷故事史成由監修而下皆進秩而夷簡固辭之　甲午修國史夏竦同修國史宋綬馮元編修官王舉正謝絳李淑黃鑑管勾內臣韓守英承受藍元用羅崇勳供書王甫繼明並遷官職龍圖閣待制馬季良專督三司應報文字亦賜勳一轉　嘉祐四年九月甲寅史館修撰歐陽修言史之爲書以紀朝廷政事得失及臣下善惡功過宜藏之有司往時李淑以本朝正史進入禁中而焚其草今史院但守空司而已乞詔龍圖閣別寫一本下編修院以備檢閱故事

從之

江氏雜志陳相就史館檢先君傳云嘗為縣小吏因此

進本入内至今史館無國史與歐陽修所言不同當考

會要載修言但稱史館不出李淑姓名當考

刪定編勅

天聖四年九月壬申命翰林學士夏竦蔡齊知制誥程琳等重修定編勅時有司言編勅自大中祥符七年至今復增及六千七百八十三條請加刪定帝問輔臣曰或謂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乎王曾曰此憸人之言也咸平中刪太宗朝詔令十存一二蓋去其繁密之文以便於民何為不可今有司但詳具本末又須詔臣等審究利害一一

奏稟然後施行也上然之　十一月甲辰詔見行編勑又續降宣勑其未便者聽中外具利害以聞　七年五月乙巳詔以新令及附令頒天下始命官刪定編勑儀者以唐令有與本朝事異者亦命官修定成三十卷　九月編勑既成合農田勑爲一書視祥符勑損百有餘條其麗於法者大辟之屬十有七流之屬三十有四徒之屬百有六杖之屬二百五十有八笞之屬七十有六又配隸之屬六十有三大辟而下奏聽旨七十有一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於是詔下諸州閱視聽其言未便者再又詔盡一年無改易然後鏤板頒行　明道元年三月戊子始行天聖編勑

二年五月己丑詔曰勑令者治世之經而數動搖則衆

聽瀆惑何以訓迪天下天聖所修勅令既已頒宣自今有司毋得輒請刪改有未便者中書樞密院具奏聽裁　景祐三年七月禁民間私寫編勅刑書及毋得鏤板　慶歷三年八月天聖編勅既施行自景祐二年至今所增又四千七百餘條丁酉復命官刪定翰林學士吳育侍御史知雜事魚周詢知諫院王素歐陽修並爲詳定官宰臣晏殊參知政事賈昌朝提舉　十月丁巳史官修撰王質集賢殿校理天章閣侍講曾公亮同詳定編勅　四年五月癸酉司勳員外郎呂紹寧請以見行編勅年月後續降宣勅令大理寺檢法官悉律門分十二編以頒天下庶便於檢閱而無誤出入刑名從之　七年正月己亥慶歷編勅成

凡十二卷别總例一卷視天聖勅增五百條大辟增八流
增五十有六徒減十有六杖減三十有八笞減十有一又
配隸減三大辟而下奏聽旨者減二十有一詳定官張方
平宋祁曾公亮並加勲及賜器幣有差　嘉祐二年八月
丁未韓琦又言天下見行編勅自慶歷四年以後距今十
五年續降四千三百餘件前後多牴牾請加删定乃詔宰
臣參知政事曾公亮同提點詳定編勅　七年四月壬午
宰臣韓琦等上所修嘉祐編勅起慶歷四年盡嘉祐三年
凡十二卷其元降勅但行約束而不立刑名者又析爲續
附令勅凡五卷視慶歷勅大辟增六流減五十徒增六十
有一杖增七十有三笞增三十有八配隸增三十大辟而

下奏載聽旨者增四十五云

修定歷法 真宗附

咸平四年三月庚寅初乾元歷氣朔漸差詔判司天監京兆史序等考驗前法研覆舊文取其樞要編爲新歷於是歷成來上賜名儀天命翰林學士朱昂爲歷序頒行之修歷官遂秩改服章賜帛有差 大中祥符七年七月乙未上覽司天監知歷數官表求改秩因謂宰相曰歷象陰陽家流之大者也以推步天道平秩人時爲功究災祥吉凶者雖有妙術必待之而成近年推扶官正趙昭逸能專其業始王熙元等上儀天歷獨昭逸請覆美熙元等不從後二歲歷果差昭逸言熒惑度數稍繆推驗亦如其說平居

筭策永蓄雖手然元亦伏其精一言後人鮮及也然元處
訥于 天聖元年三月辛卯司天監上新歷賜名崇天保
章正張奎靈臺郎楚衍等所造也命翰林學士晏殊為歷
序 天聖九年閏十月壬戌司天監上重修崇天歷 慶
歷元年十二月丁丑司天監上所修崇天歷 皇祐四年
十一月甲辰詔司天監翰林天文院以唐戊寅麟德大衍
五紀正元觀象宣明崇真八歷及皇朝應天乾元儀天崇
天四歷算此月太陰直食及時辰分野各具兩本以聞仍
命知制誥王洙及編修唐書劉羲叟參定以司天監言此
月十五日太陰當食也明年三月洙言據司天監李用晦
等稱十一月望月食十分七歷並同候爾在晝不辨辰刻

推驗起虧時刻內宣明算在丑正二刻儀天在丑正三刻應天乾元寅初一刻崇天寅初二刻大衍景福寅初三刻而其夜食寅初四刻推大衍景福相近然景福算景祐三年四月朔日食二分強而崇天乾元宣明不食後果不食大衍歷算唐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日食八分半十三年十二月壬戌朔日食十五分之十三至是皆不食所以一行大衍歷議云假令理歷者因開元二食曲變交限以執之則所協甚少所失甚多用晦等亦不敢指定大衍景福為丞伏緣歷數日月交食諸歷互有親疎不可常為準的蓋日月動物豈不少有盈縮亦變常不定歷象必無全丞所謂大道遠而人道邇古來撰歷名賢如太史公洛下

閱劉歆張衡杜預劉焯李淳風僧一行等尚不能窮究況
用晦等淺學止依古法推步難爲指定日月所食躔次又
掾羲叟言古聖人歷象之意止於恭授人時雖則預考交
會不必脗合辰刻故有修德救食之理天道神變理非可
盡設謂必可盡耶則先儒不容自爲疎闊又大衍等七歷
所差不多法數大同而小異亦是遞相因藉未除積累漸
失毫釐且辰刻更籌惟據刻漏或微有遲速未必獨是歷
差按隋歷志日月食既有起訖早晚亦或變常進退於正
見前後十三刻半內候之今止差三刻或是天道變常未
爲乖繆又一行於開元中治歷以大衍及李淳風麟德劉
焯皇極三歷校日食三十七事大衍課第一所中纔二十

三麟德得五皇極得十如一行聰明博達時謂聖人宣考古今尚未能盡如淳風輩蓋以跡遠況聖朝崇天曆法頒用逾三十年誕布海內熟民耳目方將施行無窮蕪所差無幾不可偶緣天變輕議改移詰其本原蓋亦出於大衍其景福曆行於唐季非治世之法不可□用詔乃用崇天曆法

中書樞密分合 神宗附

慶曆二年七月壬寅朔知諫院張方平言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書若樞密院古無有也蓋起於後唐權宜之制而事柄遂與中書均分軍民為二體別文武為兩途為政多門自古所患今朝綱內弛邊事日生西北交有覺陵之志

二府之中豈無才猷之士臣向嘗面論之而陛下諭臣令
倚以為用者猶不任職若更選用誠之可使之人臣請於
外擇人陛下以為隨事未寧邊臣無功豈當遽召而用之
審如聖意則所用者不過燕安朝路容易養望者爾若然
則勞臣益解體武士益離心矣陛下試思臣前議斷自淵
衷特發樞密院或重於改為則請併本院職於中書其見
任樞密使副不才者罷之諸房吏且皆如舊亦足以一政
事之本通賞罰之權省冗濫之費塞僥倖之望改而張之
不傷體裁而制之不動衆陛下幸與一二宗臣舊老深圖
此議而必行之不報　戊午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呂夷簡判樞密院戶部侍郎平章事章得象兼樞密使樞

密使晏殊同平章事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權樞密使上曰軍國之事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上乃追用弼議特降制命夷簡判院事而倚家兼使殊加同平章事為使如故　壬辰詔晏殊班張耆之上　九月初命宰臣呂夷簡判樞密院事既宣制黃霧四塞霾風終日朝論甚喧參知政事王舉正言二府體均判名太重不可不避也右正言田況復以為言夷簡亦不敢當　丙午夷簡改兼樞密使　慶曆五年十月庚辰罷宰臣兼樞密使時宰臣賈昌朝陳執中言軍民之任自古則同有唐別命樞臣專主兵務五代始令輔相亦帶使名至於國初尚沿舊制乾德

以後其職遂分是口兩司對持大柄嘗選才士用講武經
向以關陝未寧兵議須一復茲兼領適合權宜今西夏來
庭防邊有序當還使印庶協邦規臣等願罷兼樞密使既
降詔許之乃詔樞密院凡軍國機要依舊同商議施行
十一月癸未樞密院請自今進退管軍臣僚極邊長吏路
分兵馬鈐轄以上並與宰臣同議從之　神宗治平四年
中書樞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
密院降納來部遂修堡柵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
御史中丞滕甫言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書欲戰樞
密欲守何以令天下願勅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
上善之　熙寧三年五月壬子直審官西院上嘗語及西

院事安石曰止是五代分置曾公亮曰欲分宰相權爾上曰前代亂豈緣不分樞密院乎拜見富官西院五年七月前處州縉雲縣尉編修三司勅并諸州勅并諸司庫務歲計及條例刪定官鄧達原上疏曰臣聞能自得師者王古聖人未嘗無師孟子稱堯所以待舜之禮可謂至矣以齒則堯長以爵則舜賤以德則舜固無以加於堯者而堯尚尊任之如此今區區之末禮於安石尚如有惜不明示於天下皆臣之所未諭夫宰相代天理物無所不統未聞特設事局補除官吏而宰相不預者也今之樞密是已臣愚以為當廢去樞府併歸中書除補武臣悉出宰相軍旅之事各責其帥令文武於一道歸將相於一職復兵農於

一司此允舜之舉也今王安石居宰輔之重朝廷有所建置於天下特委於樞府而不預則臣恐陛下任安石者蓋不專矣疏奏上甚不悅他日謂安石曰逢原必輕俊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見所上書欲併樞密院罷募兵安石曰人才難得如逢原亦且曉事可試用也　閏七月壬戌執政同進呈河東保甲事樞密院但欲爲義勇強壯不別名保甲上從王安石議文彥博請令王安石就中書一面施行上曰此大事須共議乃可詳見保甲　十一月丁卯貶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張商英爲光祿寺丞監荊南稅先是商英言博州官吏失入賊不滿軍賊二人死罪樞密院檢詳官劉奉世黨庇親戚令法官引用贓滿五

貫紋刑斷例稱博州官吏不見斷例失奏裁止從杖罪取勘又院吏任遠恣橫私徇凡十二事而樞密院黨庇不案治樞密使副文彥博吳充蔡挺因此不入院遣吏送印於中書中書不受上開之遣使促彥博等入院彥博等言臺官言臣等黨庇吏人與之相知漏泄乞以其章付有司明辯黑白然後正臣等違命之罪商英又言乞以臣所言博州失入刑名下有司定奪并以任遠事送開封府根治若臣言不當甘伏斧鉞於是王安石曰密院方治御史李則事商英乃遂攻博州事以報之李則事御史所治誠不當不自劾吏挾忿攻人直所謂懷忠良以事君者故有是命先是臺勘殺盜李則死罪失出奉世駁之詔糾察刑獄司

劾治商英遂上章歷詆執政言此出大臣私忿願陛下收還主柄自持威福使臺諫為陛下耳目無使為近臣脅遷上為停詔獄商英坐是與安石忤及言博州事彥博又疑商英陰附中書故不能平商英既坐出上謂安石曰御史言事不實亦常事彥博等別有意乃以為御史欲併樞密院歸中書不知御史初無此議論也安石曰中書欲併密院果何利若謂臣與彥博等多異論故併密院臣故與彥博合議政事姑以利害言之何苦欲併密院乎

禮儀院廢置

天聖元年四月辛丑罷禮儀院從樞密副使張士遜等所請也以知禮儀院翰林學士晏殊龍圖閣直學士馮元為

判太常禮院同判太常禮院官爲同知院判太常禮院典
禮所出大中祥符中又增置禮儀院以輔臣領其事於是
始罷
禮儀院占公人二十二人歲費錢十七百餘貫非汎行
禮支給在外日逐行遣紙應不多詳定儀制久來屬太
常寺及禮院當勾今請停罷所有承受宣劄行遣公案
諸般文字並付本院
明道元年五月庚辰詔太常禮院日輪知院一員在院點
檢典禮公事初同知太常禮院薛紳言漢魏以來每朝廷
大政必下禮官博士定議唐六典太常置博士四人今知
禮院官蓋古博士之任也國朝同知院四員曰使直本院

其後或別須職事因循廢置請如故事輸一員在院乃下兩制議而翰林學士馮元等言咸平元年正月初太常禮院同判院官四員張復楊嵎壽頌祠祭而家緩姜殊常在禮儀院祇應文字後移三館於右掖門西與禮儀院相接而同判院官皆帶館職因而吏不赴今院廢禮儀院又三館移入禁中請如紳所奏施行紳映予也

咸平祥符二勑會要有之實錄並不載今附見此不別書

康定元年五月乙丑以判太常寺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李仲容兼禮儀事判太常禮院知制誥吳育天章閣待制宋祁並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先是鄭絳判禮院

建言太常寺本禮樂之司今寺事皆本院行之於體非便請改判院爲判寺兼禮儀事其同知院凡寺先申判寺然後施行其關報及奏請檢狀即與判事同簽於是始從絳言也

玉清昭應宮災

天聖七年六月丁未大雷雨玉清昭應宮災宮凡二千六百一十楹獨長生崇壽殿存焉翌日太后對輔臣泣曰先帝力成此宮一夕延燔殆盡猶有一二小殿存爾樞密副使范雍度太后有再興葺意乃抗言曰不若燔之盡也太后詰其故雍曰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

宰相王曾呂夷簡亦助雍言夷簡又推洪範災異以諫太后默然太嗣齋郎蘇舜欽詣登聞鼓院上疏曰烈士不避鈇鉞而進諫明君不諱過失而納忠是以懷策者必吐上前蓄寃者無至腹誹然言之難不如容之難容之難不如行之難有言之必容之有容之必行之則三代之主也幸陛下留聽焉臣觀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霽農田被災者幾於十九臣以爲任用失人政令多違賞罰弗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而大臣歸咎于獄之濫陛下聽之故肆赦天下以爲禳救如此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決滯訟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赦下之後陰霾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

則災尤爲衆夏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邑雨雖下烈焰四起樓觀萬壺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己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竊弄威權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驕亢之論庶幾可以變災爲祐浹日之間未聞爲此而將計工役以圖修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聚首横議咸謂非宜皆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衍乃作斯宮及其畢工海內虛竭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數遭水旱雖政賦咸入而百姓困之若大興土木則費用不知紀極財力耗於內百姓勞於下內耗下勞何以爲國况天災未已遽之是欲競天無省己之意逆天

不祥安已難任欲求厚既其可得乎今為陛下計莫若揀吉士去佞人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征税寬減則可以迴天意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修道以除凶亂君無災大不違者今幸天見之變是陛下修己之日豈可忽哉昔前漢宣帝之三年茂陵白鶴觀災詔曰乃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燭變異罪在朕躬群有司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錯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鶴館大不及此宮彼尚降詔四方以求己過是知古之帝王憂危念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賢佞分別官人有序率由舊章旌重功勲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耀虚僞撓大臣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及濫災妄起焚

宗廟諸宮室雖興師徒而不能救故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火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也今宮災豈亦有是乎願陛下恭默內省而進革之罷再造之勞述前世之法天下幸甚舜欽時年二十一歲易簡之孫耆之子也

舜欽上疏正史不載其月某亦不載月今附見

甲寅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王曾以使領不嚴累表請罷乃罷相出知兖州尋改青州　七月癸亥以玉清昭應宮災遣使奏告諸陵　乙丑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宋綬落學士綬領玉清昭應宮判官

而言災故責之內侍為都監承旨傳降黜罰有差道士杖脊者四人決杖者五人知宮李知損仍編管陳州御史臺鞫火起得知損蓄與其徒茹葷聚飲宮中故也初太后怒守衛者不謹悉下御史獄欲誅之中丞王曙上言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盡當毀者也遼東高廟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以為高廟不當居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臺榭宮室為戒宜罷之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所建宮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宜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而右司諫范諷亦言此實天災不當置獄窮治監察御史張協言若反以罪人恐重貽天怒言者既衆上及太后皆感悟遂薄守衛者罪議者尚疑將復修

宮𡒄又言山木已盡人力已竭雖復修必不成臣知朝廷必不爲此其如疑天下何願明告四方使户知之己巳詔以不復修宮之意諭天下改長主崇壽殿爲萬壽觀

大内災

明道元年八月壬戌夜大内火延燔崇德長春滋福會慶崇徽天和承明延慶八殿上與皇太后避火於苑中　癸亥移御延福宮　甲子放朝近臣詣宮門起居以宰相呂夷簡爲修葺大内使楊崇勳副之殿前副都指揮使夏守贇都大管勾修葺入内押班江德明右班副都知閻文德管勾令京東西淮南江東河北路並發工匠赴京師　乙丑詔羣臣直言闕失又詔隻日權御崇政殿視朝百官並入

拱宸門先是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宸門追班百官拜樓下宰相呂夷簡獨不拜使問其故曰宮廷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夷簡乃拜　丁卯大赦曰其宮殿延宇宜約祖宗舊制吏從減省時宦者置獄治火事得縫人火斗已誣伏下開封府使具獄權知府事程琳辨其不然乃命工圖火所經處且言後宮人多所居監其烟竈近壁歲久燥而焚此殆天意不可以罪人監察御史蔣堂亦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應變今乃欲歸咎宮人且宮人赴獄何求不可而遂賜之死是重天譴也帝為寬其獄卒無坐死者是月殿中丞滕宗諒秘書丞劉越準詔上封事宗諒言夫攻玉必以石濯錦必

以魚物有至賤能成至貴者人亦有之伏願考叔舍肉以啓鄭莊公之孝少孺子挾彈而罷吳王之兵臣之區區竊恭於此伏見掖庭遺燼延燒宮闈雖沿人事實繫天時詔書亟下引咎脩撰中外莫不感動然而詔獄未釋鞫訊尚嚴恐違上天垂戒之意累兩宮好生之德且婦人柔弱箠楚之下何求不獲萬一懷冤足累和氣祥符中宮夜火先皇帝盡索其類屬之有司明真以法欲申戒於後人若患可防而刑可止豈復有今日之虞哉況災警之來近在禁掖誠願修德以禦之思患以防之凡逮繫者特從原免庶幾災可消而福祉來格也又言國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因請太后還政而越言尤峻直皆不

報宋琮湖南人越大名人也　九月庚午以景福殿使雅州防禦使入内都知韓守英爲都知仍月增俸五萬宮苑使忠州防禦使入内都知藍繼宗爲昭宣使西京作坊使文州刺史入内押班江德明爲如京使入内副都知禮賓使入内押班盧守懃領昌州刺史又自上御藥而下至内品凡遷擢十五人並以宮廷火祿衛乘輿之勞也火始作小黃門王守規獨先覺自寢殿至後苑門皆擊去其鎖鉅奉帝及太后至延福宮因視所經處已成煨燼及執政俟起居帝曰非王守規引朕至此幾與卿等不相見乃以守規爲入内殿頭守規戎懃幼子也　庚寅重作寶冊命參知政事陳堯佐書皇帝受命冊寶參知政事薛奎書尊號

冊寶宰相張士遜書上爲皇太子冊寶參知政事晏殊書
皇太后尊號冊寶以舊冊寶爲宮火所焚也既而有司言
重造冊寶其於寶法物凡用黃金一千七百兩詔易以
銀而金塗之　丙申詔以皇太后及上閤中金銀器物量
留供須外盡付左藏庫易緡錢二十萬助修大内　戊戌
賜修大内役卒緡錢　十月甲辰改崇德殿曰紫宸長春
殿曰垂拱滋福殿曰皇儀會慶殿曰集英承明殿曰端明
延慶殿曰福寧崇徽殿曰寶慈天和殿曰觀文大寧門曰
宣祐宣和門曰迎陽左右勤政門曰左右嘉福　乙酉再
賜修内役卒緡錢　十月甲戌上以修大内成恭謝天地
於天安殿遂謁太廟大赦改元優賞諸軍百官皆進官一

壽是日還自延福宫　乙卯冬至百官賀太后於文德殿
上御天安殿受朝　戊子如京使文州刺史入内副都知
江德明為文思使普州團練使左藏庫副使右班都知閻
文德為洛苑使開州刺史並録管勾修内之勞也其餘皆
作承受事遷擢者又十三人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三

仁宗皇帝

追尊莊懿太后

明道元年二月丁卯以真宗順容李氏為宸妃是日宸妃薨宸妃始生帝見莊獻無兼皇太后即以為己子使皇太妃保視之帝即位踰十年宸妃默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終太后世帝不自知宸妃所出也疾革乃進位遂薨年四十六二宮發哀成服苑中贈妃曾祖應己及祖金華主簿延嗣為光祿少卿父左班殿直仁德為崇州防禦使母董氏為高平郡太君始宮中未治喪宰相呂夷簡朝奏事因曰聞有宮嬪亡者太后愕然曰宰

相亦預宮中事卽引帝偕起有頃獨出曰卿何問我母子也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太后意稍解有司希太后旨言歲時未利夷簡黙其說請發哀成服備宮仗葬之時有詔欲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遽求對太后揣知其意遣內侍羅崇勳問何事夷簡言鑿垣非禮喪宜自西華門出太后復遣崇勳謂夷簡曰豈意卿亦如此也夷簡曰臣位宰相朝廷大事理當廷爭太后不許臣終不退崇勳三反太后猶不許夷簡正色謂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曰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鑿垣事據魏泰東軒記事宸妃以二月二十六日薨輟

視朝三日三月初一日發哀成服初四日贈三代十四日葬又輟朝今并書之宸妃之號前此所未有恐是别

劉也當考

三月初宸妃入宮其弟用和才七歲後不復相聞知用和窮困鑿紙錢為業居京師妃既主于太后使劉美及張懷德訪妃親屬得用和於民間補三班奉職累遷右侍禁閤門祇候癸巳特遷用和禮賓副使　二年三月庚寅太后劉氏崩　四月皇太后既崩左右始以宸妃事聞者上號慟累日不絕　壬寅追尊宸妃為皇太后　甲辰詔改葬於永定陵大行皇太后五使並兼追尊皇太后園陵使或言太后死非正命喪不成禮上亦疑焉因易梓宮上遣李

用和視之則容貌如生服飾嚴具用和入告上嘆曰人言其可信哉乃於大行神御前焚香泣曰自今大孃孃平生分明矣

既葬易梓宮李用和視之據龍川別志邵伯溫見聞錄乃云親視之蓋不然也

壬戌上始御崇政殿改命張士遜為山陵及園陵使癸亥追尊太后謚曰莊懿 五月丁卯判河南府泰寧節度使同平章事錢惟演請俟園陵畢以莊獻莊懿皇太后並祔真宗之室詔太常禮院詳定以聞禮官請於太廟外別立新廟奉安二后神主同殿異室歲時薦享用太廟儀別立廟名自為樂曲以崇世享詔恭依蓋惟演既罷景靈宮使

還河南不自安乃建此議以希帝意始莊懿太后疾求梁院使張懷德押醫官楊可久等入侍　己巳追懷德爲嘉州都監可久等皆坐黜罷　六月禮賓使李用和亦有宅詔禹錫館芳林園固辭不敢處丙午以惠寧坊第賜之　九月甲戌幸洪福院易衰服奠莊懿太后梓宮丙子又奠焉壬午莊獻明肅皇太后靈駕發引上顧輔臣曰朕欲親行執紼以申孝心乃叫紼行哭出皇儀殿門禮官固請而止遣奠正陽門外遂詣洪福院服素紗幞頭淡黃衫從官常服黑帶奉引莊懿太后梓宮遣奠庭中皆改衰服奉辭隨梓宮攀號不已左右固請止上泣曰劬勞之恩終身何所報卒步送至院西南隅伏轉乃還　乙酉翰林學士龍圖閣學士兼侍講給事

中為允恭翰林學士知河陽六宅使昌州刺史內侍押班盧守懃落押班爲永興軍鈐轄前上御藥張懷德罰銅三十斤先是權管使李用和言發莊懿皇太后故陵有泉水沮洳以允恭守懃嘗同護葬事故責及之懷德本擇葬地前坐張永信事已配廣南至是並徙遠處　十月丁酉祔葬莊獻明肅皇太后莊懿皇太后於永定陵　乙酉祔莊獻明肅皇太后莊懿皇太后主於奉慈廟　丙辰贈莊懿太后三代　戊午奉安莊懿太后神御於景靈宮廣孝殿　壬戌幸景靈宮酌獻太后神御　景祐元年二月庚子詔莊懿太后忌前後禁樂各三日不視事各二日

反莊獻太后之政

明道二年三月甲午皇太后劉氏崩　四月戊申始聽政
於崇政殿西廂　庚戌以流人林獻可為三班奉職明道
初獻可抗言請皇太后還政太后怒竄於嶺南至是特錄
之
肖錄云獻可以天聖中上言按張存疏則當在明道元
年又按蘇舜欽林書生詩乃元年五月間也今附蘇舜
欽詩於此蓋轉對中張存疏下所注云張存上疏不得
其時按蘇舜欽作林書生詩云生得罪未十旬宮中火
則生奏封事蓋五月矣存上疏必相繼今附見林獻可
本末史失不載今取舜欽詩附見史考舜詩曰狂銳聖
所擇愚謀帝不罪況乎言又文累白明利害前日林書

生自謂骨髓大潛心遮世病采成瑁可旨役類輻球函
獻言何耿介云昨見玉山上帝下謦戒意若曰胥掾出
處恣蜂蠆安坐弄神器關門納珍賄宗友若繁因親親
禮日殺大臣尸具柄咋舌希寵拜迷迷代虎叢無使自
沈絫陛下幸絫之聽臣斯不壞如覩賤臣言不瞬防橘
敗一封朝飛入群目已睚眦力大暮塞門縛意不容持
十手捽其胡如負殺人債幽諸死牢中繫灼如龜蔡亦
既下風指黥面播諸海長塗萬餘里一錢不得帶必令
朝夕間渴飢死於棫從前有四者縮脰氣如鞲獨夫已
驅除陽共吹稜枰奈何上帝明飛恐不可蓋倏忽未十
旬炎官下其怪乙夜紫袟中一燎不容於天經下除走

倉卒畏挂礙速延癘瘕延頭失若空綦明朝黃敝出大
赦徧中外堂乎林書主性命不可再翻令山惡人囙衆
受恩貸扶天文是年三月癸巳星出中台貫河北入東
井沒別有聲蜀地食頃又有星出天市垣中入側來流
入濁四月乙巳星出貫索大如杯沒於鈎星側光照地
又六月六日乙巳客星出東北方近濁木星太微有芒
篡至丁巳凡十三日而沒不知弊欽持所指山星者是
何也
壬子詔內外無得進獻以求恩澤及緣親戚通章表若傳
宣有司齎封覆奏內降官補臣審取處分罷創修寺觀毋
進乾元節香合及山儀帝始親覽庶政裁抑僥倖中外大

悦

癸丑召知應天府龍圖閣學士刑部侍郎宋綬知應大事見去年通判陳州太常博士秘閣校理范仲淹赴闕通判河南事見去年罷上御藥并上御藥供奉事見百寺相罷己未宰臣呂夷簡判澶州樞密使張耆判陳州樞密副使夏竦知潁州參知政事陳堯佐知永興軍樞密副使范雍知陝州樞密副使趙稹知河中府參知政事晏殊知亳州皆太后所任用也呂夷簡罷相事見廢后郭氏步軍副都指揮使福州觀察使王德用為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始太后臨朝有求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敢挾此以干軍政不可與太后致欲與之卒不奉詔乃止興國寺東火延燒寺宅者乞兵防護德用不遣太后

崩有司請衛士坐甲德用曰故事無爲太后設坐甲者又
不奉詔上聞太后聞中得德用前奏軍使事奇之以爲可
大用故擢任樞密德用謝曰臣武人幸得以驅馳自効顧
陛下威靈待罪行間足矣且臣不學不足以當大任帝遣
使者趣入院降龍圖閣直學士工部侍郎馬季良爲濠州
防禦使赴本州始太后疾加劇侍御史孫祖德請還政已
而疾少間祖德大恐及太后崩諸嘗言還政者多進用
庚申擢祖德爲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知諫院降殿中
丞知吉州方仲弓爲太子中舍監豐國監仲弓嘗請如唐
武后故事立七廟太后覽其奏怒曰不作此負祖宗事裂
而擲之猶用是得知吉州上以累更赦宥止薄責爲真定

府定州路都監羅宗熙主仲弓者也亦降爲鄧州都監其後復降仲弓爲河州別駕宗熙爲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永州安置　七月辛巳供備庫副使楊安節東染院使張懷德並除名配隸廣南使衙人張永信杖脊刺配沙門島妻文恭勒配儋州又降內侍高品陳恩忠爲西京高品上清道士韓文成配廣南初莊獻臨朝永信文恭挾妖妄因安節懷德僞爲禱祠以規取金帛文成亦因劉美家婢及恩忠請託禁中至是有司發其姦狀故皆坐之　八月丙申以太常丞劉沆直集賢院沆前同判舒州莊獻太后遣內侍張懷信修山谷寺資聖浮屠懷信挾詔令督役嚴急州將至移疾不敢出沆奏罷懷信歸贈工部員外郎曹修古

為右諫議大夫修古鯁直有風節當莊獻時權幸用事人
人顧望畏忌而修古遇事輒言無所回撓初貶同判杭州
未行改知興化軍卒於官帝思修古忠故優贈之仍賜其
家錢二十萬修古無子錄其壻劉勲為試將作監主簿
十月辛亥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吳遵路為開封府推官
始莊獻太后稱制下莫敢言得失遵路條奏十餘事語皆
切直忤太后意出知崇州　庚申詔自今每日御前殿視
事其休務并假日並如舊制上即位之初尚循真宗晚年
故事惟隻日御殿故也　景祐元年正月壬申以太常博
士滕宗諒為左正言宗諒先與劉越同上莊獻太后疏請
歸政者也

莊惠嗣尊號

自入宮至稱太后詳見莊獻妻篇景祐元年八月尚楊二美人有寵楊太后亟以為言卒去之初蔡齊力爭削遺詔中太后參決軍國大事之語呂夷簡嘆曰蔡中丞不知吾豈樂為此哉上方年少恐禁中事莫有主張者耳及二美人爭寵恣橫卒賴太后排遣之或謂夷簡意實在此然議者以為人主既壯而母后聽政自非國家令典雖或能整齊禁中而垂簾之後外戚用事亦何所不至齊之力爭不為失也

逐二美人據記聞呂夷簡諭蔡齊據龍川別志

太后納陳氏女許立為后見立皇后曹氏九月壬子詔名

皇太后所〻殿曰保慶宮自今並以保慶皇太后爲稱

二年三〻壬子加贈保慶皇太后三代　十二月戊午贈保慶〻太后三代　三年七月己卯新作延寧觀觀本王中正舊第保慶太后出奩中物市其地而建之　癸卯泗州新作普濟院成詔給田十頃保慶太后施錢所建也

十一月戊寅保慶皇太后崩始上在乳保莊獻使后護視上起居飲食后必與之俱所以擁佑扶持恩意勤備性慈仁謙謹寡過帝嘗召其姪永節永德見禁中欲授諸司副使后辭曰小兒豈勝大恩僥小官可也乃命並爲左右侍禁莊獻崩后嗣尊尊號上奉錢稱臣后固辭之又歲奉緡錢二萬助湯沐后又辭曰此皆出民力願留以贍軍上從

之上未有嗣后從容勸上選宗子養宮中由是英宗自宮

邸未踰歲后所后無疾而終殯於皇儀殿知樞密院事

王隨爲園陵監護使禮官請爲后服緦麻帝改用唐武口

服義安王太后故事加服小功以五日易月而除不視前

後殿朝凡八日不朝前殿四日御素紗巾幞淺黃袍黑革

帶既虞主祔奉慈廟始復常服内出緡錢十萬佐園陵費

上謚曰莊惠祝冊文並稱孝子嗣皇帝　壬辰禮院言奉

慈廟堂六間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室各兩間殿之東

西夾室舊藏尊號冊寶今請冊寶止藏於本室而分二間

以奉安保慶太后神主從之　四年二月乙酉祔葬莊惠

皇太后於永安陵之西北隅　己未祔莊惠太后神主於

奉慈廟　二月丙申内出莊惠太后閣金千餘兩市莊園即舍以給萬壽觀時於萬壽觀建廣愛殿奉安莊惠御容故也

廢皇后郭氏范仲淹孔道輔等附見

天聖二年九月庚子皇太后手詔賜中書門下以故中書令郭崇孫女為皇后詔輔臣曰自古外戚之家鮮能以富貴自保故茲選於衰舊之門庶免他日或撓聖政也　十一月乙丑立皇后郭氏　三年正月丁亥加贈皇后曾祖中書令郭崇為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祖守璘及父允恭並為節度使母祖母曾祖母國太夫人　四年四月天聖初驍衛上將軍張美曾孫女與郭后同入宮上屬意之特

遂為后而太后固立郭后於是以張氏為才人　六年九月癸丑以才人張氏為美人時張氏已被疾後五日卒

明道二年三月皇太后劉氏崩　四月己未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呂夷簡罷為武勝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澶州帝始親政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辨佞壬絕女謁疏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勸帝語甚切帝與夷簡謀以張耆夏竦等皆太后所任用悉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罷夷簡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其故而夷簡素厚內侍副都知閻文應因使為中詗久乃知事由皇后云　十月戊午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

州呂夷簡爲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　十一月乙
丑追册美人張氏爲皇后上雅意所屬故也仍命內園使
岑守素卽故塋爲陵闕而不立廟　十二月初郭皇后之
立非上意浸見疎而后挾莊獻勢頗驕後宮爲莊獻所禁
遏希得進及莊獻崩上稍自縱宮人尚氏楊氏驟有寵后
性妬屢與忿爭尚氏嘗於上前出不遜語侵后后不勝忿
起批其頰上亦起救之后誤□上頸上大怒有廢后意內
侍副都知閻文應白上出爪痕示執政近臣與謀之呂夷
簡以前罷相故怨后而范諷方與夷簡相結諷乘間言后
立九年無子當廢夷簡贊其言上意未決外人藉藉頗有
聞者右司諫范仲淹因對極諫其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議

不可使聞於外也居久之乃定議廢后夷簡先勑有司毋得受臺諫章疏　乙卯詔稱皇后以無子願入道特封淨妃玉京冲妙仙師名清悟別居長寧宮臺諫官章疏果不得入仲淹即與權御史中丞孔道輔率知諫院孫祖德侍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殿中侍御史段少連左正言宋郊右正言劉渙詣垂拱殿門伏奏皇后不當廢願對以盡其言守殿門者闔扉不得通道輔撫銅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諫入言尋有詔宰相召臺諫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悉詣中書語夷簡曰人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固宜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衆譁然爭致其說夷簡曰廢后自有故事道輔及仲淹曰公不過引

漢光武勸上耳是乃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餘廢后皆前世昏君所為上躬堯舜之資而公顧勸之效昏君所為可乎夷簡不能答拱立曰諸君更自見上力陳之道輔仲淹退將以明日留百官□宰相廷爭而夷簡即奏臺諫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乃議道輔等罪　丙辰出道輔等始至待漏院詔道輔出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各罰銅二十斤故事罷中丞必有告辭至是直以勅除道輔比還家勅隨至又遣使押道輔及仲淹亟出城仍詔諫官御史自今並須密具章疏毋得相率請對駭動中外縡平陰人也偕奏乞與道輔仲淹俱貶勍及少連再上疏皆不報少連疏曰臣初聞非時召兩府大臣議皇后入道一日之内都

下望然以爲母儀天下固無入道之理翌日又聞兩府列狀乞降后爲淨妃臣與孔道輔范仲淹等恐詔命一行難於追復是以羣臣詣殿閤上疏而執政進說使臣等不獲面對令就中書商量羣相雖知其誤然猶責臣等翻覆率易故道輔仲淹斥守外郡臣等例皆蒙罰陛下親政以來進用直臣闢言路天下無不歡忻一旦以諫官御史伏閤遽行黜責中外皆以爲非陛下意蓋執政大臣假天威以出道輔仲淹而絕來者之說也竊覩戒諭自今有章宜如故事密上毋得羣詣殿門請對且伏閤上疏豈非故事今遽絕之則國家復有大事誰敢旅進而言者昔唐陽城王仲舒伏閤奏陸贄罪元亮叩殿陛理宋申錫前史以爲美

今陛下未忍發出皇后而兩府列狀議降爲妃䟽寘御案
安敢默默陛下深維道輔等所言爲阿黨乎爲忠亮乎又
上疏曰高明粹清㦤德無累者天之道也然氛祲蔽翳晦
明偶差乃陰陽之沴耳家大德者君之體也治陰陽者臣
之職也陛下秉一德臨萬方有生之類莫不浸涵德澤而
氛祲蔽翳偶差晦明以累聖德者由大臣懷祿而不諫小
臣畏罪而不言臣獨何人敢貢狂瞽竊痛陛下復仁聖之
具美之背戾之良輔因成不忍之忿又指不違之復臣是
以披肝膽披情素為陛下廓清氛祲蔽翳之類易曰大夫
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詩曰刑于寡妻以御于家
邦若然則君天下修化本者莫不自內而形外也昨者二

府大臣晚出民間喧傳中宮被譴入道又傳降爲妃而離宮廷矣臣與道輔等皆在言職以謂皇后母儀萬方非有大過而動搖則風教凌遲况聞入道降妃之議出自臣下且后妃有罪出則告宗廟廢則爲庶人安有不示之於天下不告之於祖宗而陰行臣下之議乎且皇后以小過降爲妃則臣下之婦有小過者亦當降爲妾矣比抗章請對不蒙賜召豈非姦邪之人壅閼陛下耶臣等前詣中書時執政之臣謂后有妬忌之行始議入道終降爲妃兼云有上封者慮后不利於聖躬故築高垣置在別館臣言偹言中外之議以爲未可宜速降明詔復宮中位號以安民心翌日詔出乃云中宮有過掖廷具知特示含容未行廢黜

置之別館俾自省循供給之間一切如故臣未審黜置別
館為后為妃詔書不言安所取信況皇后事陛下一紀有
餘而輔臣倉卒以降黜之議惑於宸聽縉紳惴然無敢為
陛下言者臣所謂氛祲蔽翳以累聖德蓋臣職有曠耳夫
中宮動搖有大不可者二內外文臣以至戚里皆萌覬覦
之心或進女口以希選納或巧事寵愛以結內援則使陛
下惑女色而亂紀綱紀綱之亂變故以生社稷可得安乎
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斯大不可者一也
陛下舉事為萬世法苟因掖庭爭寵而遂廢后何以書策
示子孫況祖宗以來未嘗有廢后之事詩云無念爾祖聿
修厥德斯大不可者二也臣竊恐姦佞之人引漢武幽陳

皇后故事以陷惑陛下且漢武驕奢淫縱之主固不足蹤其行事而為人臣者思致君如堯舜豈致君如漢武哉今皇后置別館必恐懼修省陛下仁恕之德施於天下而獨不加於中宮乎願詔復中宮位號杜絕撓間待之如初天地以正陰陽以和人神共懽豈不美哉苟為邪臣所蔽不加省察臣恐高宗王后之枉必見於他日宮闈不正之亂未測於將來惟聖神慮焉訖不報

正史賈餗並云范諷權御史中丞按發后時諷罷中丞兩月矣當云權三司使又恐諷前有此議今沒其官而不書庶不相牴牾郭勸傳云郭后廢議納陳氏勸進諫曰正家以御天下自后妃始郭氏非有大故不當廢陳

[illegible]氏無世閒不可儀夜極疏入后已發而陳氏議遂寢按
議納陳氏在明年秋不與發郭后同時今不取也
將作監丞富弼上疏曰郭皇后自居中宮不聞有過陛下
忽然發斥物議騰湧自太祖太宗真宗三后撫國凡七十
年未嘗有此陛下為人子孫不能守祖宗之訓而遂有發
后之事治家而尚不以道奈天下何范仲淹為諫官所極
陳者乃其職也陛下何故罪之假使所諫不當猶須含忍
以招諫諍況仲淹所諫大愜億萬人之心陛下縱私忿不
顧億萬人之議取笑四方臣甚為陛下不取也昔莊獻臨
朝陛下受制事體太弱而莊獻不敢行武后故事蓋賴一
二忠臣救護之使莊獻不得縱其欲陛下可以保其位實

忠臣之力也今陛下始獲暫安遂忘舊日忠臣羅織其罪而譴逐之陛下以萬乘之尊投廢一婦人甚為小事然所損之體則極大也夫廢后謂之家事而不聽外臣者此乃唐姦臣許敬宗李世勣諂佞之辭陛下何足取法陛下必欲廢后但可不納所諫何必加責以重已過今匹庶之家或出妻必告父母父母許然後敢出之陛下貴為天子莊獻莊懿山陵始畢坟土未乾使以色欲之心發黜后氏而不告宗廟是不敬父母也今陛下舉一事而獲二過於天下發無過之后一也逐忠臣二也此二者皆非太平之世所行臣實痛惜之莊獻太后臨朝以劉從德死恩典太重臺諫曹修古等四人連名上章極諫莊獻大怒陛下不得

已遂貶此四人然心甚惜其去莊獻號位陛下立行召命優與恩獎優處憲者修古雖死厚加贈典如此者蓋陛下憐其忠耿不避禍難耳今仲淹所諫又甚於修古等所陳修古等追用而仲淹黜棄陛下何所見前後之異也況仲淹以忠直不撓莊獻時論冬仗事大正君臣之分陛下以此自擢用之既居諫列或聞累過宣諭使小大之事必諫無隱是陛下欲聞過失雖古先哲王亦無以過此今仲淹聞過遂諫上副宣諭之意而反及於禍是陛下誘而陷之不知自今後何以使臣雖日加宣諭諫臣以仲淹為戒必不信矣諫臣不諫大非朝廷之福今百執所為皆一司一局職掌常者皆能幹之是易為也如仲淹者乃為臣之難

能者也今幹一司一局者皆坐取遷陟立居顯要而仲淹不惜性命為陛下論事而遠從外郡臣恐百辟化之皆務為易者而不為難者陛下一旦有難為之事不知何人為陛下為之居諫官者務要訐直乃號稱職依違者為曠職今循默者居顯要而訐直者尚居散地苟如是不若廢諫官如不欲廢即循默者可去訐直者可用請陛下急圖之今天下山歎盜賊如麻國用空虛人心惶擾為臣觀此已有窺覦之心陛下當兢兢惕惕宵衣旰食日與臣僚講論安天下之計猶恐不及而乃自作弗靖廢嫡后逐諫臣使此醜聲聞於四方知陛下不納諫臣朝政不舉則姦雄益熹以為內外皆亂事勢相待必可集事臣一念至此心寒

胥顛此已然之兆固非臣之聽說也望陛下審思之明察之發后已行雖未能悔過臣願陛下急且追還仲淹俟其諫職滅二過之一庶于諫路不絕紀綱復振使姦雄不能窺陛下淺深社稷之慶也臣昨免父喪赴闕途中聞此令至京師未及陛見乃忘不出位之責而昧死有聞於陛下者臣實不惜一仲淹蓋惜陛下所舉錯耳疏入不報　景祐元年八月壬申詔淨妃郭氏出居於外　十月癸酉以淨妃玉京沖妙仙師清悟爲金庭教主沖淨元師美人楊氏聽入道賜名宗妙並居安和院仍改賜院名曰瑤華宮

二年八月己卯右諫議大夫知兗州孔道輔爲龍圖閣直學士時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

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遂以命道輔議者固知
前日之斥柔非上意也　十一月戊子金庭教主沖靜元
師郭氏薨后之獲罪也上直以一時之忿且爲閻文應等
所譖致廢之既而悔之后居瑤華宮上累遣使勞問於是
又爲樂府詞以賜后后和答語甚悽愴文應大懼會后小
疾文應與太醫診視遷口口院數日遽不起中外疑文應
進毒然不得實其時上致齋南郊不即以聞及聞深悼之
詔以后禮葬其兄中和中庸並加遷擢右正言直集賢院
王堯臣請推舉左右侍醫者不報　十二月辛亥昭宣使
恩州團使入內都都知閻文應領嘉州防禦使落都都知
爲秦州鈐轄尋改鄆州鈐轄其子入內供奉官句當御藥

院士良為內殿崇班罷御藥院時諫官姚仲孫高若訥劾
文應方帝宿齋太廟而文應叱醫官聲聞行在郭皇后暴
崩中外莫不疑文應寘毒者請并士良出之故有是命文
應專恣事多矯旨付外執政不敢違天章閣待制范仲淹
將劾奏其罪即不食悉以家事屬其長子曰吾不勝必死
之卒聽仲淹竄文應嶺南尋死於道　三年正月壬辰追
冊故金庭教主沖靜元師郭氏為皇后命知制誥丁度內
侍押班藍元用同護葬事尋詔中書門下停其謚冊祔廟
　丁酉葬於奉先資福院側鹵簿儀物並用孝章皇后故
事　嘉祐四年上始欲於景靈宮建后影殿禮官言其不
可遂寢既而翰林侍讀楊安國請賜謚冊祔於后廟劉敞

籌又言其不可議遂格

美人尚氏楊氏爭寵

明道二年十二月美人尚氏楊氏驟有寵尚氏嘗於上前出不遜語侵皇后郭氏后不勝忿起批其頰誤查上頸后以是坐廢　景祐元年四月丁酉殿中侍御史龐籍為開封府判官尚美人遣內侍稱敎旨免工人市租籍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稱敎旨下府者帝為杖內侍切責美人詔有司自今宮中傳命毋得輒受　庚子美人尚氏父繼斌為右侍禁從父繼恩繼能並爲右班殿直

按實錄明道元年五月乙未以後宮尚氏父延福為國子助教令尚氏父又名繼斌不知何故本傳亦云繼斌

無所謂延福者宜延福別一尚氏又耶當考

八月壬申詔淨妃郭氏出居於外美人尚氏為道士居洞真宮楊氏別宅安置曩者母后臨朝臣僚戚屬多進文曰入內令悉遣還其家長秋之位不可久虛當求德門以正內治郭后既廢尚楊美人益有寵每夕侍上寢上體為之弊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皆歸罪二美人楊太后亟以為言上未能去入內都都知閻文應早暮侍上言之不已上不勝其煩乃頷之文應即命氈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泣涕詞說云云不肯行文應搏其頰罵曰宮婢尚何言驅使登車翌日降是詔初蔡齊力爭削遺誥中太后參決軍國大事之語呂夷簡嘆曰蔡中丞豈不知吾豈樂為此哉

上方年少恐禁中事莫有主張者再及二美人爭寵恣横
卒賴太后排遣之或謂夷簡意實在此然議者以為人主
既壯而母后聽政自非國家令典雖或能整宮中而妻黨
之後外戚用事亦何所不至齊之力爭不為失也

逐二美人据記聞呂夷簡諭蔡齊傳龍川別志

甲戌降六宅使從演為六宅副使東八作副使從湜為內
殿承制仍絕朝謁母薛國夫人和氏坐不能訓導自令毋
得入內右侍禁尚繼斌左班殿直尚繼恩繼能並除名從
演嘗以婢遺尚美人從湜受美人所寄金又為訪求其母
故皆責之　丙子編管繼斌於鄧州繼恩湖州繼能滁州
從湜從演皆德芳孫也逾年乃復從湜從演官仍許朝謁

壬午降皇城使英州刺史王懐節爲左騏驥上將軍坐令弟懐德婦侍貲私遺尚美人求管軍上以其父繼忠嘗陷契丹不欲重貶之　戊申詔入内內侍省以所估尚氏等位金帛二十餘萬賜三司給軍費　十月癸酉美人楊氏聽入道賜名宗妙居安和院　皇祐二年七月丁亥贈美人尚氏爲充儀是月美人楊氏爲婕妤景祐初聽入道居瑶華宮至是復位號

立皇后曹氏

景祐元年九月甲子羣臣呂夷簡等上表請立皇后尚楊二美人之出宮也帝令參知政事宋綬面作詔云當求德門以正内治既而左右引壽州茶商陳氏女入宮綬球曰

陛下乃欲以賤者正位宮中不亦與前日詔語相戾乎後數日樞密使王曾入對又奏引納陳氏為不可上曰宋綬亦如此言宰相呂夷簡副樞密蔡齊相繼論諫兼侍御史知雜事楊偕同知諫院郭勸復上疏卒罷陳氏或曰陳氏父號陳子城使者始因楊太后納女宮中太后嘗許以為后矣生掖廷將進御勾當御藥院閻士良聞之遽見上上方披百葉擇日士良曰陛下閱此何為上曰汝奚問士良曰臣聞陛下欲納陳氏為后信否上曰然士良曰陛下知子城使何官上曰不知也士良曰子城使大臣家奴僕官名也陛下若納奴之女為后豈不愧公卿大夫耶上遽命出之士良文應子也

甲辰詔立皇后曹氏贈尚書令冀王彬之孫女也郭后廢
始聘后入宮　乙巳命宰相李迪為冊禮使參知政事王
隨副之宋綬撰冊文并書冊寶有司奏用冬至日行冊禮
監察御史裹行會稽孫沔言莊獻三年之喪未除請終制
而後行祕書丞曲江余靖亦以為言不報
王巖叟元祐繫年錄云呂相白太后曰亦明聞仁宗罷
陳子城親事否太母曰仁皇聖明御藥閤安說侍子細
其父士良當時止親近一日仁皇曰你可不賀我士良
曰賀甚事曰賀我再得皇后士良曰誰家曰陳子城家
士良曰子城官職乃奴隸也富民用錢買到仁皇遽曰
幾乎錯了明日以語呂夷簡夷簡賀聖明又言夷簡先

見非也却見仁皇說與聖明如此余曰願陛下體此意呂相亦云然太后問曰當時因甚去明肅服內納后大臣恁肯神宗曾問不知何故如此便是臣無家也不肯呂相等皆不對知樞密院先下余語韓師朴曰適來事先令公當說及今再欲上奏既後對師朴奏適來聖問明肅服內納后先臣却嘗說與王巖叟余曰臣嘗聞韓琦說此事當呂夷簡作宰相范仲淹作諫官仲淹語琦曰呂相又勸上做一件不是當抵事也須共理會仲淹往見夷簡面責之夷簡曰固知非理司諫却不知裏面事上春秋盛妃嬪已雜進不早立后無以制非所以愛上仲淹無所復言見韓琦曰呂相辛自不是被他有說

然没可奈何太母笑曰元來却是恁地韓師朴又曰恁是恐妃嬪中進起來作后太母曰口門識甚事體余曰須立后則事體自然正按立曾后時范仲淹已責知睦州詰使簡者必非仲淹也嚴史誤記

十月甲申以選納皇后賜在京諸軍班特支　十一月己丑冊皇后　戊申贈皇后三代祖彬進封曹王父玘為太傅兼侍中　庚戌封皇后祖母唐氏為延安郡太夫人　辛亥東上閤門使榮州刺史曹琮為衛州團練使琮凡女為后禮皆琮主辦於是奏曰陛下方以至公馭天下臣既被后族不宜冒恩澤亂朝廷法族人敢因緣請託願寘於理時論稱之尋出為環慶路部署知邠州　十二月乙未

步軍都虞候康州防禦使涇原路副都部署曹儀為耀州觀察使落管軍皇后既立儀自乞罷軍職從之　二年十二月戊午贈皇后三代又進封延安郡夫人唐氏為舒國太夫人

慶歷八年十月王贄以衛氏之變動搖宮中見貴妃張氏寵幸

初帝以閏月之望欲為禁中再張燈后力諫止其後三日衛士數人踰屋至寢殿時后侍帝夜半聞變帝遽欲出后閉閣持遣宮人馳召都知王守忠等以兵入衛賊至福寧殿下所宮人傷臂聲徹帝所宦者何承用慮帝驚紿奏宮人毆小子后叱之曰賊在殿下殺人帝且欲出敢妄言耶后知賊必縱火乃遣宦者持水踵賊賊果以燭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者后親剪其髮以為識

諭之曰賊平加賞以汝髮爲驗故宦者爭盡死力賊即擒倉卒處置一出於后后聞侍中有與黃衣卒亂者事覺當誅求哀於帝左右帝欲赦之后具衣冠見帝固請誅之帝曰痛杖之足以懲矣后不可曰如此無以肅清禁庭矣帝命后坐后立請幾移兩辰帝乃許之遂誅於東園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三